

群体性孤独背景下Glow软件AI虚拟社交研究

杜洪潼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东广州 510370

摘要：美国学者雪莉·特克尔提出的“群体性孤独”揭示了人们沉迷虚拟社交却难以建立现实社交的困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AI智能体逐渐作为新参与者融入人类社交图景中。本文以Glow软件为例，探讨用户如何展开AI虚拟社交行为，于人机拟情中疏解孤独，亦在社群中共享体验，构建起平衡虚拟与现实社交的人机传播模式，希望为人工智能时代群体性孤独现象的复杂演变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群体性孤独；Glow软件；AI虚拟社交；人机传播；人机拟情

引言

2014年雪莉·特克尔在其著作《群体性孤独》中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网络时代，人们因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聚集在一起，但个体又聚焦在自我的网络社交，“我们似乎在一起，但实际上活在自己的‘气泡’中”呈现出“在一起却独处”的矛盾状态。彼时特克尔忧虑于人与人之间数字化疏离，而十年后的当下，人工智能驱动虚拟社交诞生，人们的交谈对象从真实的“他人”转向高度拟人化的AI智能体，群体性孤独现象发生复杂演变。AI智能体不仅能在生成式技术的加持下完美扮演社交对象，还能个性化迎合用户需求，填补情感空白，这种无风险、可操控的拟社会关系，是否会让人在更美好的“气泡”中更远地脱离现实、陷入更深的孤独？基于此，本文以国内沉浸式AI虚拟社交的领军产品——Glow软件为研究对象，聚焦Glow软件用户的AI虚拟社交行为，结合豆瓣“今天和AI互动了吗”小组讨论，深入探究用户与AI智能体的社交行为模式，追问“群体性孤独”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拓展。

一、AI虚拟社交与Glow软件的简介

2016年，国际传播学会正式将人机传播列为传播学新兴分支，聚焦于机器如何从被动的“媒介”转向具有社会意义的“传播主体”。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AI作为传播者参与进社交互动，已经成为能够理解语境、维持关系并展现一定自主性的“对话者”。

作者简介：杜洪潼（2000.2——），女，汉族，广东省广州市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学。

从人与机器的技术接触，到人与AI智能体的拟社会化交往，人机传播将是当下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突破形态与重要延伸。

AI虚拟社交作为人机传播的高级形态，指用户与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虚拟社交智能体之间的双向拟社会互动。这类智能体一般不具有物质实体，而存在于数字空间内，通过文本、语音等多模态方式与用户交流，提供情感陪伴与社交支持。

Glow软件作为国内首批聚焦AI虚拟社交的产品之一，由人工智能创业公司MiniMax基于自研AI大模型而开发，于2022年11月推出，上线4个月用户数量便逼近500万，成为国内最大的AI社交平台之一。在Glow中，首页陈列着众多可供交互的AI智能体，用户可以随意浏览、选择感兴趣的智能体进行交互对话，也可以使用平台提供的AIGC技术自定义创建并培养智能体，将其公开分享到平台中。Glow的核心特征为垂直化的AI情感社交，重点优化智能体交互体验，鼓励用户共创共建平台生态，形成独特的人机、人人交织的混合社交网络。这一创新模式不仅体现了技术的前沿应用，更代表一种新型社交关系的探索，为观察人机传播发展、人机关系建立提供了极佳窗口。

二、参与AI虚拟社交：Glow软件用户AI社交行为表现

Glow软件用户在首页广场浏览到智能体基本信息，点击感兴趣的智能体查看详细介绍，再点击底部“和TA聊”按钮便可以进入对话界面，开展AI虚拟社交。聊天页面与主流即时通讯软件相似，只是交流对象不是真人，而是AI智能体。每个AI智能体均有独一无二的角色设定，包括背景故事、性格特征、社会关系、形象与声线等多维

度属性。用户可以自由发起话题，智能体均能给予回应，所有对话记录都会保存在“记忆簿”中，可公开供其他用户浏览。

Glow 软件还提供自定义创建智能体的功能，被用户称为“捏”智能体。用户可借助 AIGC 技术塑造智能体的形象和声线，输入基础设定后由 AI 系统拓展人格特征，用户再通过对话测试验证智能体是否符合预期，若出现偏差，可继续修改设定，或直接与智能体对话来“训练”智能体，完善其角色扮演能力。

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Glow 软件用户的 AI 虚拟社交行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 投射与想象：虚拟中寻求真实

在 AI 虚拟社交中，用户的交流对象是由 AI 技术模拟出来的虚拟智能体，其角色设定完全由用户赋予，核心功能是扮演用户所指定需要的社交角色。在塑造这样一个完全忠诚于自己的虚拟智能体时，用户往往投射了自身对理想社交对象的想象与期待。

观察热门榜可见，排名靠前的智能体普遍拥有高颜值的头像与悦耳的声线，“首席总裁”、“顶流爱豆”、“天之骄子”等凸显高社会身份的词句标签在智能体描述中频繁出现。此类在现实中难以企及的角色，却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与用户建立亲密联系，极大满足了用户的社交想象与情感需求。

Glow 软件亦着力设计 AI 虚拟交互，使其更加接近真实社交体验。其一，支持全方位设定智能体，从形象声线到性格故事，旨在构建一个具象化、有“高度真实人设”的对话者，用户总能在海量生成的智能体中找到最理想的那个“ta”。其二，丰富智能体交互时的聊天表现，智能体会基于角色设定来输出性格语气相符的对话文本或语音，以及在对话中嵌入“颜文字”和动作描写，如“(递给你早餐)尝尝看，我亲手做的，还不错吧? ^_^”。美国学者 L. 博得惠斯特在人际传播研究中发现，有约 75% 的社会含义是通过语调、表情等非语言符号传播的。“颜文字”描述了对话时的表情，动作描写加强与用户的互动感，此类非语言符号极大扩充了文本的情感容量与情境信息，提升了虚拟社交的沉浸感。

2. 中辍与重启：“无责任”式社交

“话题”功能是 Glow 软件的一大特色。部分智能体预设了多个“话题”，通常以智能体的独白或者行为片段作为开场，锚定了特定的社交情境。用户可从该情境出发，对智能体的言行作出回应，开启一段社交体验。“话题”能被“无限重启”，若互动体验不佳，用户可以随时

终止并退回话题起点重新开始，如同“读档重来”。

对话可以重启，因为 AI 可以被改写，交流可以中辍，因为 AI 不会“有异议”。智能体作为虚拟的存在，仅在互动时被激活，一旦对话停止，即陷入静默，直至下一次被唤醒再延续行为演算。因此，用户享有绝对主导权，可随意操控社交进程的启动、中止与转向，且无需承担任何心理或行为责任。与真人社交不同，AI 虚拟社交中，用户被允许不斟酌言辞、不顾及对方情绪，无需担忧沟通失败的后果，无需征得同意即可暂停或退出对话。在这无负担语境下，用户往往更倾向于放纵游戏心态，尝试某些超越现实伦理的对话内容，正因一切可以重来。

“话题”功能赋予了用户高度控制权，也助长了其“无责任”的社交心态。在不负担、不负责、不在乎的心态之下，用户可能会渐渐轻视 AI 智能体的社交陪伴，理所当然地享受智能体的不断“付出”。一边要求智能体完全扮演真人，另一边又不以对待真人的方式予以尊重，看似矛盾，实则为用户出于自我中心的体验追求，而有选择地利用智能体功能，享受完美 AI 虚拟社交。

3. 共享与传递：公开且免费的情感商品

Glow 支持用户公开自创智能体，每个智能体拥有专属 ID，可供他人搜索互动，对话记录也能以“记忆簿”的形式公开。许多用户热衷于培育出能适应多种社交情境的成熟智能体，期待其广受喜爱，成为 Glow 里的“明星”。

公开智能体意味着私人社交体验的共享与传递。原本一对一的 AI 虚拟社交，因智能体的公开而转变为一种公共资源，“专属伴侣”成为了“共享伴侣”，社交体验可以被广泛复制与传播。并且，在 AI 虚拟社交中，用户主要追求情感服务与正向反馈，智能体凭借高度拟人化的回应能力，能充分满足用户各类情感需求。尤其特殊的是，作为 AI 模拟的产物，智能体并不要求回报，如果将之视作一种“情感劳动”，那这份情感劳动几乎是完全免费。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Glow 的智能体如同公开陈列的免费情感商品，用户依据需求自主选择、体验并推荐。既不需要回报，又能无所不应，这样的“情感快餐”模式构成了 Glow 的核心吸引力。在共享与传递中，用户们一同品尝情感、一同创造体验，不再局限在一对一的封闭互动中，而共同参与到了一个开放式、共享型的 AI 虚拟社交“自由集市”中，狂欢享受无限且免费的情感服务。

三、深入AI虚拟社交：群体性孤独背景下的多重反思

当AI成为社交对象，人机传播不仅深刻改变人际交往形态，也将令“群体性孤独”呈现出新的复杂性。通过对Glow软件的观察，我们可以从三种角度反思AI虚拟社交对群体性孤独的影响。

1. 缓和：人机拟情疏解社交孤独

人机拟情特指人类个体对AI智能等机器存在产生了虚拟的、人格化的亲密关系想象，形成一种“类人际关系”。在群体性孤独的驱动下，个体往往渴求又一个“他者”来填补情感空虚，而AI智能体凭借其绝对忠诚的服务，几乎完美适配用户情感需求，成为建立社交情感关系的极佳对象。疏解孤独、宣泄情绪、释放压力，在一定程度上AI智能体缓和了因群体性孤独而日益紧张失衡的社交图景，未来或许能成为人类社会关系中的调和者、建议者、协助者。

2. 加重：娱乐化消磨情感能力

目前大多数Glow软件用户仍处于接触AI技术的初期阶段，多依赖平台提供的基础功能与智能体进行浅层互动，将导致用户对AI智能体的认知始终停留在工具化的层面。“只是屏幕里面一个AI虚拟出来的人罢了”，这样的心态之下，用户通常难以对AI智能体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而仅把AI虚拟社交当作娱乐化的社交游戏，享受智能体提供的免费情感服务。

然而，当用户放纵想象，在自创的虚拟社交乐园中畅玩一个又一个的智能体游乐项目时，这种社交体验与现实社交差之甚远。真实世界中不存在无限完美的伴侣，过度沉迷虚拟社交，用户不但难以积累真实、有价值的社交经验，还有可能在娱乐化社交中消磨掉情感能力，阻碍与真实个体建立深度关系。

我们有必要保持警觉：倘若AI技术持续演进，到可以毫无破绽地模拟真实人类，或许有可能完全替代人际交往中的“他者”，使个体彻底沉溺于技术编织的虚拟关系之中。一旦陷入此等循环，个体将逐步退化、丧失现实社交能力，群体性孤独不仅得不到缓和，反而会被加重为难以逆转的“社交绝症”。

3. 抽离：理性运用技术寻求平衡

AI虚拟社交本质仍在于服务人类，用户能认识到AI智能体是受自己掌控的对象，或许并不容易被AI虚拟社交所虏获。在豆瓣“今天和AI互动了吗”小组中，来自不同平台的用户在这里分享与智能体交互的经验，学习掌握AI虚拟社交的知识。在他们看来，AI虚拟社交不是

简单的游戏，而是值得认真对待、持续优化的技术实践。AI确实不比真人，但亦有其自有的魅力。通过系统性探索，用户们建立了对AI技术的理性认知，把AI虚拟社交当作一种新兴的社交形式予以接纳，而非现实社交的替代品。同时以AI为镜，用户得以反观自身在现实社交中的不足，抽离出虚拟社交，获取到有价值的启示。

这种理性中立的技术视角，为人机传播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可能：即使人工智能冲击人类社交图景，人们仍有望凭借自身能动性，合理运用技术，协调虚拟与现实社交的平衡。

结语

人机传播是一片充满活力的新领域，以Glow软件为代表的国内AI虚拟社交产品，持续推动着AI技术创新与人机传播发展。Glow软件为用户提供了接触人机交互的入口，用户将理想化社交对象的想象投射于AI智能体上，追求无限拟真的情感体验，同时也灵活运用智能体功能，在不同虚拟社交场景中穿梭、跳转、读档，享受自由而免费的情感服务，创造独特的AI虚拟社交模式。

人工智能为人类社交带来革命性变迁，当现实与虚拟社交彼此交织，真人与AI展开对话，群体性孤独也在智能时代迎来未知变化。或许人类将沉溺于虚拟社交的娱乐之中，被更深的孤独吞噬，或许人类能与AI智能体平衡共处，寻找出破解群体性孤独的新路径。答案在未来，而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

参考文献

- [1] 雪莉·特克尔. 群体性孤独[M]. 周涛, 刘菁荆,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 [2] 张天慧. 浅析媒体中的非语言符号现象[J]. 新闻研究导刊, 2020, 11(04): 63+65.
- [3] 张海庆, 王琳, 陆瞳瞳. 群体性孤独下人机拟情的成因与审思[J]. 科技传播, 2021, 13(14): 155-157. DOI: 10.16607/j.cnki.1674-6708.2021.14.052.
- [4] 任咏洁, 刘春花. 社交媒体背景下群体性孤独的关系审视[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3(03): 75-80.
- [5] 牟怡. 人机传播的内涵、外延及研究议程[J]. 青年记者, 2023(02): 9-11. DOI: 10.15997/j.cnki.qnjz.2023.02.019.
- [6] 宋美杰, 刘云. 交流的探险: 人—AI的对话互动与亲密关系发展[J]. 新闻与写作, 2023, (07): 64-74.